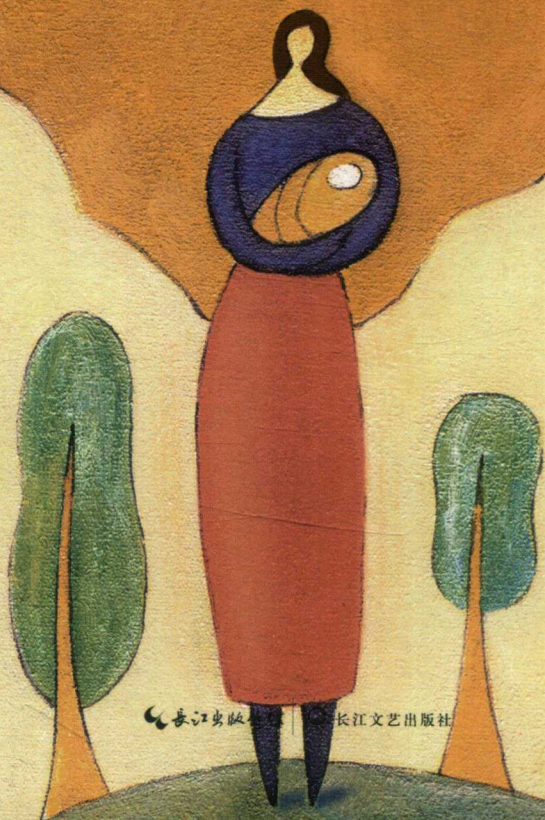


余震

张翎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余震

张翎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余震 / 张翎著. -- 武汉: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8. 10

ISBN 978-7-5702-0547-9

I. ①余… II. ①张… III. ①中篇小说 - 小说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60107 号

余震

张翎 著

选题产品策划生产机构 | 北京长江新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总 策 划 | 金丽红 黎 波 安波舜

责任编辑 | 张 维 装帧设计 | 郭 璐 媒体运营 | 刘 峥

助理编辑 | 赵晨阳 内文制作 | 刘 洋 责任印制 | 张志杰 王会利

法律顾问 | 张艳萍 数字版权代理 | 何 红

总发行 | 北京长江新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电 话 | 010-58678881

传 真 | 010-58677346

地 址 | 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甲 6 号时间国际大厦 A 座 1905 室 邮 编 | 100028

出 版 |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 址 | 湖北省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湖北出版文化城 B 座 9-11 楼 邮 编 | 430070

印 刷 | 三河市兴博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32

印 张 | 9.375

版 次 | 2018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 148 千字

定 价 | 45.00 元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 010-58678881)

(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选题产品策划生产机构联系调换)

张翎



浙江温州人。1983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外文系，1986年赴加拿大留学，分别在加拿大的卡尔加利大学及美国的辛辛那提大学获得英国文学硕士和听力康复学硕士学位。现定居于多伦多市，曾为美国和加拿大注册听力康复师。90年代中后期开始在海外写作发表，代表作有《劳燕》《余震》《金山》等。

小说曾获得包括中国华语传媒年度小说家奖、新浪年度十大好书榜、华侨华人文学奖评委会大奖、台湾时报开卷好书奖、香港红楼梦世界华文长篇小说专家推荐奖等两岸三地重大文学奖项，入选各式转载本和年度精选本，并七次进入中国小说学会年度排行榜。

根据其小说《余震》改编的灾难巨片《唐山大地震》（冯小刚执导），获得了包括亚太电影节最佳影片和中国电影百花奖最佳影片在内的多个奖项。根据其小说《空巢》改编的电影《一个温州的女人》，获得了金鸡百花电影节新片表彰奖和英国万像国际电影节最佳中小成本影片奖。

小说被译成多国语言在国际发表。

北京长江新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www.cjxinshiji.com
出品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前言

构思中篇小说《余震》的时候，我并不知道，有一场撕心裂肺的大地震，正阴险地潜伏在一片叫汶川的地皮之下，等待着一个本该花好月圆的春日，凶猛地狙击一群毫无防备的人——那是一年半之后的事。当时我也没有预料到，这篇小说在问世之后，会走进一位叫冯小刚的电影导演的视野，最终演绎成一部惊天动地的心灵灾难片——那是三年半之后的事。

最初的灵感萌发，纯属一个极为偶然的突然事件。

2006年7月末的一天，我在北京机场等候飞往多伦多的班机。班机因大雨推迟了一次又一次，百无聊赖的等待中，我想起了机场里的一家书店。那天书店里人极多，冥冥之中似乎有一只手将我轻轻地拨过人流，让我一眼就看见了摆在高处的一本灰色封皮的书——《唐山大地震亲历记》，这才猛然想起那几天正是唐山地震三十周年的日子。

坐在候机厅里，我开始读这本书。周遭的嘈杂渐渐离我而去，只觉得心开始一点点地坠沉下去，坠到那些已经泛黄的往事里去。

地震那年，我还处在懵懂的年岁。北方的消息通过精密宣传机器的层层过滤，终于传到江南小城时，只剩下了一组意义模糊的数字。也为那些数字伤痛过，可那却是山高水远的伤痛，并无切肤的感觉。1976年的唐山离温州很远。

可是那天在北京机场，那本书三下两下就抹去了三十年的时光和几千公里的距离，将一些往事直直地杵到了我眼前。我被击中了，我感觉到了痛。痛通常是我写作灵感萌动的预兆。

回到多伦多后我又看了钱钢的《唐山大地震》，张庆洲的《唐山警示录》以及所有我能收集到的关于那次大灾难的资料。我的眼睛如饥饿的鹰，在乱石一样的图片堆里搜寻着一些身体，一些展示某种猝不及防神情的身体（如庞贝古城的遗迹）。可是没有，一个也没有。那个铁罐一样严密的年代成功地封闭了任何带有蛛丝马迹的照片。于是我和那段往事失去了直接的联系，我的想象力只好在那些文字构筑的狭小空间里艰难地匍匐。

在爬行的过程里我远远望见了一些孩子，一些被称为地

震孤儿的孩子。有一个男孩，在截肢手术醒来后，怯怯地请求护士为他那只不复存在的手臂挠痒。有一个女孩，领着她幼小的弟妹，踩着结了冰而嘎啦作响的尸袋，寻找被迁葬的母亲尸体。当然，还有那群麻木地坐在开往石家庄育红学校的火车厢里的孩子。

回忆到这里戛然而止，那些孩子的后来，只是被一些简单的句子所概括：“……成为企业的技术骨干。”“……以优异成绩考入大学。”“……建立了幸福的家庭。”

可是我偏偏不肯接受这样肤浅的安慰，我固执地认为一定还有一些东西，一些关于地震之后的“后来”，在岁月和人们善良的愿望中被过滤了。

我发觉我的灵感找到了一块可以歇脚的石头。孩子，和他们没有流出的眼泪，还有那些没有被提及的后来。

一旦我锁定了视点，王小灯作为我小说的中心人物便无比鲜活地朝我走来。我想，这个叫王小灯的女人若死在1976年7月28日，她就会定格在一个单纯快乐、渴望上学的七岁女孩形象上。可是，她却活了下来。天灾把生存推到极限，在这样的极限中一个七岁的灵魂过早地看见了人生的狐狸尾巴。见识了真相之后的王小灯，再也没有能力去正常地拥有世上一切正常的感情。对她来说，在那一天里轰然倒

塌的不仅仅是房屋，还有她对整个世界的信任。在那以后的全部生活，都围绕在渴望拥有和害怕失去之间的争斗之中。这种争斗如一条坚韧的线，贯穿了她和周遭所有人的关系，包括继母，包括丈夫，包括女儿。

《余震》是关于疼痛的。一种天灾带来的，却没有跟随天灾逝去的心灵疼痛。一直到我写完最后一个字，我依旧没有找到缓解这种疼痛的药方。结尾处小灯千里寻亲的情节是我忍不住丢给自己的止疼片。真正忍不下疼痛的，其实是我自己。

我不知道是否该相信烈火真金、浴火凤凰这一类的话，现实世界里火和鸟并不存在着因果关系，并不是每一种灾难都可以使人重新站立的。有一些灾难，也许可以将人永远击垮。

在我所有的中短篇小说里，有一篇对我来说占据着一个特殊位置，那就是《向北方》。

在书写《向北方》之前，我已经发表了一系列小说，内容大多与我的故乡浙南相关，比如《江南篇》《花事了》《玉莲》《邮购新娘》《雁过藻溪》等等。就如小说的名字所预示的那样，《向北方》是我写作生涯中的一个转折点，从这里开始，我告别了江南的山水，走入北方的广袤地界。

久居加拿大，我曾自认为对这个地广人稀的国家有着一些比浮光掠影的游客深刻许多的了解。直到 2005 年秋天的一次旅行，才发现自己对加拿大的印象其实还限制在与美国毗连的那一片狭长的发达地区上。那次我去一个靠近北极圈的印第安部落生活了一小阵子，结识了一群信奉“科技也需要精神来承载”（Even technology needs a spirit to carry it）的人。他们使我模糊地意识到，加拿大国歌中唱到的真正北方（True North）精神，大约是有着这样一些内容的：勇敢，坚韧，奉献，容忍，忠诚。那次旅行触动了我肤浅的生活表皮之下的一些部位，让我生出一些介于痛和痒之间的感觉来。

于是，一个故事就沿着北方的地貌渐渐地凸现出来。

雪儿达娃的诞生其实源于我对故国的偏爱。我情不自禁地把这个本来与中国毫无关联的故事，拿过去安放在我的同胞头上，大约是一种肥水不流外人田的小农意识在作祟。好在我早已习惯了把人物场景在大洋两岸搬来挪去——据说那是我的专长。

最初的时候我只是把达娃设想成一根锈迹斑斑的铁条，险恶的环境也许能加重它的锈斑，却不能使它弯曲。在书写的过程里我的思路不知在哪一刻脱离了我的控制，完稿时达

娃已经是一股水了。当然不是那种在清丽的江南小溪里幽雅自在地流动着的水，而是一股困在穷山恶石之中，冒着完全干涸的危险也要杀出一条血路的水。那股水的唯一动力，就是携带着一条伤痕累累的小鱼（儿子尼尔），突出重围。世界上最顽强的东西，其实莫过于水了。它可以伸缩俯就改道，它可以在铁石中间凿出一条窄路来。

当我纵容着自己的灵感时，我时常忘记了达娃的性别。达娃背负着多重的山，记忆和儿子是其中的两座。达娃的所有生活内容都被这样的重荷简化成一个周而复始的爬行动作。爬行对达娃来说已经成为生存的唯一表现形式。经历了三次婚姻之后，达娃遇到了陈中越，可是他们并没有如人们所愿的那样进入男女激情的故事框架。即使有欲望潜伏在他们中间，那也只是漫漫长夜里将尽的篝火之下的一两火星。他们只是在那个陌生寒冷险恶的生存环境里，渐渐发现了彼此身上与大都市的生活方式格格不入的一种特质，这种特质使他们惺惺相惜。我找不到一个确切的词语来解释这种特质，只好笼统而模糊地把它叫作“北方精神”。

不是每一部小说都让我激动。《向北方》的写作过程使我体验了燃烧和颤簸。为此我感谢那个给了我灵感名叫乌吉布维的印第安民族。我暗暗希冀那些模糊的“北方精神”，

能深深地藏在独属于心灵的那个角落——深到财富和欲望都无法探及的程度。

《空巢》是本书里收集的三篇小说里发表最早的一篇，却是转载最多的，并获得当年的人民文学奖——大约是因为它所涉及的内容和当今生活现实最为贴近。

去国离乡多年，打电话回家，话题隔几年一变。近几年的话题常常是围绕着保姆的。父母已进入老迈多病之年，保姆已经从可有可无的权宜之计变为必不可少的家政计划。父亲患老年痴呆症，神志时常在清醒和糊涂的灰色地带里浮游。这一两年中风之后，基本丧失了任何沟通和活动的能力。家里是母亲当家。母亲最大的抱怨是关于保姆的。城里的保姆手脚倒是灵巧的，只是对主人家中的电器化程度和住房条件都要求颇高。乡下来的保姆当然愚笨一些，可是适应城里生活的过程却通常只需要三两个月。一旦进入城里人的生活模式，便把城里人的恶习学得比城里人还地道。所谓的假洋鬼子比真鬼子还鬼，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母亲家中的保姆一年里要换几轮，母亲常常陷于两轮保姆之间的真空地带。远在多伦多的我，隔着一条千里万里的电话线，除了着急，实在也无能为力。如此三番地，保姆就成了我的一块心病。多年的保姆情结渐渐在我心中沉积起来，

终于在某一天里让我意识到了它的重量，于是就有了《空巢》。

和我其他的中篇小说相比，《空巢》实在不算是一部激情四溅的作品。从题材上来说，在这之前的《羊》《雁过藻溪》以及之后的《向北方》《余震》等，都多多少少涉及了一些传奇的内容。叙述语言上，那几部作品都有些惊乍伶俐之处，结构上也较为复杂和工于心计。而在书写《空巢》的过程中，我向来遵奉的“语不惊人死不休”的从文原则突然远远地离我而去，我被遗弃在一片毫无文采的真空状态。这种状态是在我近十年的创作中从未经历过的。情节的无奇，结构的了直，语言的平淡，使我开始怀疑自己是否江郎才尽。完稿后再从头到尾地读过，却又有了一些新的感受。《空巢》从文到质都呈现了一种平和的淡暗的光色，其实正符合了平实人生的一种平实状态。描述这种状态的最合适的载体，就是一种激情和技巧都缺席的平实语言架构。

《空巢》写到了鸟，写到了巢，也写到了保姆。但《空巢》真正的关注点不在鸟，不在巢，更不在保姆。《空巢》其实是关于孤独这种感觉的。孤独如空气遍布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李延安用结束呼吸的方式结束了孤独。何淳安和何田田父女在诸多的事情上看法迥异，却在对付孤独的办法上异曲同工——他们都用结党的方式抵抗了孤独。《空巢》里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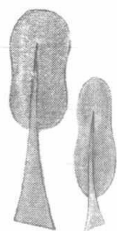
有一个人相信爱情，他们只相信同仇敌忾的私密同盟。这种同盟的持久和巩固使得爱情暗淡无光。爱情的高调在这里被唱成了卡拉 OK 式的荒腔走板。其实人生大抵应当如此，超越生活的想法难免有些矫情。

如此想过，心就踏实了一些。

当《余震》这部小说集走向读者和市场的时候，书写过程里所经历的情绪都已经成为过去时态了。但愿我的读者能借着这个前言，和我一起重温属于过去时态的某些迷茫困惑的时刻。蓦然回首，我才发觉我已经走了很远的路。

目 录

▼	▼	▼	▼
向 北 方	空 巢	余 震	前 言
191	099	001	I



| 余 震 |

